

十月十,酿酒日

杨铁金

每年十月十,我都要酿一坛酒。依照农村的习惯,结婚第二年,父母就将我们分了去,给了我一个双耳已脱落的酱鼓坛。母亲说,最多可以用它酿15斤糯米的酒。

我向她学习了酿酒法。

第二年女儿出生,老婆坐月子,就用我酿的酒烧蛋花。酒很香甜,鸡蛋老婆吃了好几箩筐。鸡蛋都是老婆的娘家人送的。那时候,丈母娘每年也要酿百来斤的糯米酒,我们并没有向她要。一是自己会酿酒,二是跟丈母娘同村的二姐夫是个爱酒的人。丈母娘一直以为我跟大姐夫一样,是不喝酒的。就在前几天,晚辈的生日宴上,我给自己倒满一杯葡萄酒。她还用带着威严的眼睛瞪着我:要吃醉的。这是酒,不是饮料。

我老婆赶紧解释:他碰上高兴的事与谈得来的人,还是会喝点的。只是您没看见过而已。

真的,只有像我这样会喝酒而又节制的人,才能酿出上等的好酒来。

每年农历十月,我就要到集市

买十斤新糯米和一斤上等的红曲。将糯米用水淘洗、浸泡、沥去水。烧起一锅水,将蒸笼放上去,摊上炊巾,先将两斤左右的米撒上去,盖上蒸笼盖子,将火烧旺。过了一段时间,估计蒸笼里的糯米差不多熟了,就打开盖子再撒上一层米。如此四五回,十斤糯米就变成香软黏糯的米饭了。将它们用木铲子铲出来,摊在木板上,待其变得温而不凉、润而不干,就撒上红曲拌均匀,然后将它们装进酒坛子里。

再将山泉里取来的好水,往坛子里倒进去十到十五斤,盖上坛盖子,就可以不去管它了。天然山泉水,我怕有虫卵什么的,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烧开,待其自然变凉后,再用。

一两天之后,添加了红曲的糯米就在坛子里发酵。这时你贴近坛子的外壁,能听到里面咕咕冒泡的声音,能感到细微的热量。更有一种醇香,飘荡在屋子里。这时候,人千万要有定力,不要轻易打开盖子去搅拌。曾有人告诉我,这时可以

用干净的勺子,将浮起来的糯米压下去,让它浸到水里。但这样做,意义似乎不大,它们还会照样浮起来。只要假以时日,它们自然会沉下去。那时候,半坛子清冽的酒就能照出你满脸的成功喜悦。你还是不能急着舀起来喝,因为沉在下面的糯米仍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酒只会变得更加香醇。

酒坛子放置在那里,越不动它越好。要是用到酒,就用那种带长柄的竹筒子轻轻舀上来。一回舀两竹筒就可以了,不要连舀几次,那样酒会变浑浊。

我们通常不喝酒,自己酿的酒,一般只用作料酒。只在烧鱼、肉、海鲜时,加点进去除腥臊。平时也不常在家里做菜,一坛子酒,一年还用不完。就分装在几只玻璃瓶里,送给几个好朋友。他们品尝了,都说我酿酒的手艺不错。我就有了一点小小的满足感。

我深信勿贪、勿躁、守静,才可以将酒酿好。有定力,才可以做好事。

一灯如豆

宋扬

父亲习惯了关灯。

我们在饭厅里吃饭时,厨房、客厅里的灯无论如何是不能开着的,这是父亲的规矩。

父亲的这个习惯由来已久。记忆中,家里的灯总是昏昏暗暗、不温不火。父亲不止一次骄傲地说:那几年,一个月一块三的电费不照样过?

儿时,家里的灯泡都不超过8瓦。我总疑心自己厚厚的眼镜片不光是拜电视机所赐,光线不足也是罪魁祸首,父亲就开始数落:人家红全他们屋头一直是5瓦的灯泡,不还是考上了大学,也没成近视眼呀?红全是邻居发小,真不知他是如何保全眼睛的。

父亲在灯泡上可谓用心良苦。

那一年,父亲的干儿子——江水哥读高三借住在我家(我家距离邻镇高中不远),父亲觉得昏黄的灯光对眼睛不好,白光的灯又买不起,他弄来白纸把灯泡一糊,那光线便柔和开来,如一盏小小的灯笼,又如现在的磨砂玻璃。沾了江水哥的

光,我也在书桌前偶尔装模作样地写字看书。江水哥后来考上了好大学,有了大出息。他每次回老家,必来探望父亲。父亲的灯和他做灯的心是江水哥忘不了的恩!

农村停电的时候太多,得有替代电灯的油灯。

油灯的制作并不复杂。红岩牌墨水瓶洗一洗,盖子上钻个洞,锡做的牙膏皮刮净后裹上穿破的解放鞋的鞋带,掺上煤油,大功告成。你可能会认为至死放不下灯草的严监生顶多就是书中虚构的笑话而已,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真有把拧成绳的灯芯回成两股一分为二使用的人家。目的只有一个:节省煤油。一跳一摇的灯火中,父亲用剩下的牙膏皮补瓷盆,一锤一叮当;母亲在赶制我和妹妹过年的新鞋,钢针穿过厚实的鞋底,一拉一噗噗;我呢,用竹签去挑逗灯芯上的灯花,突然,啪的一声,灯花落了,那火焰就蹿出一点点,烧得更旺了。

山路车事

农子

老家乡村的山路,是货真价实的机耕道,最初能跑跑拖拉机。后来拓宽了一点,又打上了混凝土。因为窄,在山路行车也就衍生出一些故事来。

故事有时是舒缓的。

某家人办喜事,车就停在道路中央,一停可能就得耽搁一二十分钟,大多路过的司机却并不恼。那就熄火了吧,接过新郎递过来的两根烟。点燃,慢慢看从婚车上下来的新娘子也是一种享受啦!你在城里开车,也许绿灯亮时起步慢了三秒,早有喋喋不休的喇叭声传来,那架势恨不得从你车上飞过去。然而,他一开进山路,也许自己就慢了下来。车速慢下来,心也慢下来。开在山路上的车主

不用担心上班打卡的时间节点,不用担心即将迟到的娃娃,不用担心等待自己的合同。这样的路,是不是有了几分闲适呢?

故事有时是温情的。

某天的凌晨5点,我一个人从村里开车赶到镇上亲戚家与车队汇合准备去迎亲。二十几里的山路,空无一人,棵棵树影都如同森森鬼影。我曾无数次抱怨城市道路变成了停车场,无数次庆幸错过高峰在高速路上奔驰得酣畅淋漓。然而那一刻,我竟无比渴望有一辆车迎面而来。

你总是渴望拥有更多,独享更多。给你一片沙漠,够大够宽了吧,你感受到的却不是温情。

初行山路的人一定抱怨不好错

车。时间长了,错车也有了默契,有了智慧。有一次,我刚过一个拐角,看见与我同向而行的车正在找空位避让来车。对面的司机一看我们这个方向又加了一辆车,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他一个倒车就退到岔路里。我们两辆车鸣笛离开。鸣笛是表示感谢。大车让小车,方便地让不方便的,与人方便自己也就方便。那些在高速出口排队时加塞的车主也许永远学不会。

阿来在《草木的理想国》自序中引用帕慕克的话说:我们一生中至少要有过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山路车事也许微不足道,仔细想想,也有点意思。您说呢?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边
朗边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我想记下这个夜晚的风 (外三首)

吕焯

达坂上的风是孤独的
是有刺的那种孤独
她割开山坡的植被
让树木分家让牛群迁徙
她也能割开我身上的皮囊
山是沉默的 裸露的肌体
有坚硬的部分如文字的底色
我想记下这个夜晚的风
放弃抵御一切的美好
我只是努力把打开的内心关上

温宿大峡谷

呼啸的风 裹挟黑色的愤怒
终于 遇到抵抗的劲敌

有来无去 那些用土垒起来的山峰
他们习惯敞开庭堂 藐视咆哮

乾坤袋就生长在长长的峡谷里
我目睹一座座高峰就这样被风举起

落下的碎片和叹息留在谷底
它们和我一样默默地承受再次的隆起

强大和渺小是两个大小不一的针眼
学会容纳 花园里的花朵才会四季绽放

峡谷的肤色衬托智者温和的脸庞
一次又一次的风暴在静止中平息

山坡里长满 野花

一朵花就是一种颜色的歌唱
它们簇拥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

雪山 在高处眺望来时的路
花与花的相处 如同亲人互相搀扶
间隙堆满了青青的植被和泥土
雪山上下来的风 不紧不慢
在暮色里加重了我的哮喘

花的根部与大地的衔接越来越紧密
我听到草地收紧的步伐
它们选择跟我一起迈入夜的漆黑

达坂之上

铁皮车 是应该绑上链条
才可以开上达坂的
天上的路 新疆的人都叫达坂
词语堆积到一定的程度
才可以和达坂较上劲
风和暴雨是撬不动行人的衣履
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星星
下山时 他们把劫后余生的勇气
出卖给路边的植物
独库公路 是一个男人
必须装下的乌云和大海